



百事荒

作品

QIAO JIN ZHI  
BAI SHI HUANG  
WORKS

# 俏金枝

上册

凤倾月跪在金銮殿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父皇。  
好像只有这般，她才能记得自己是公主，是天家的尊严。

不能哭，不能输！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俏金枝 [上]

百事荒  
作品

张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俏金枝 / 百事荒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552-4363-2

I. ①俏… II. ①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66921号

书 名 俏金枝

著 者 百事荒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杨 琴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17

字 数 4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363-2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上册]

**第一章**

退婚 / 001

**第二章**

未来夫君? / 013

**第三章**

月下美人 / 019

**第四章**

圣心难测 / 030

**第五章**

金玉满堂 / 038

**第六章**

钱满贯 / 045

**第七章**

神秘男子 / 049

**第八章**

大婚 / 068

**第九章**

突降麟儿 / 074

**目录**

**第十章**

打架 / 081

**第十一章**

管家 / 087

**第十二章**

入宫 / 099

**第十三章**

秘辛 / 106

**第十四章**

同眠 / 112

**第十五章**

鸳鸯枕 / 124

**第十六章**

觅殊公主 / 131

**第十七章**

九歌 / 139

**第十八章**

元宵佳节 / 146



**第十九章**  
母子决裂 / 159

**第二十章**  
离府 / 165

**第二十一章**  
黑店 / 171

**第二十二章**  
不归山 / 178

**第二十三章**  
毒解 / 190

**第二十四章**  
等君归 / 196

**第二十五章**  
毒胎 / 202

**第二十六章**  
回程 / 213

**第二十七章**  
居心叵测 / 219

**第二十八章**  
长谈 / 225

**第二十九章**  
坚定 / 232

**第三十章**  
攻城 / 238

**第三十一章**  
皇上驾崩 / 252

**第三十二章**  
回西夜 / 257

**第三十三章**  
抉择 / 262



[下册]

第三十四章  
擄劫 / 267

第三十五章  
送礼 / 272

第三十六章  
寻人 / 277

第三十七章  
淫徒 / 282

第三十八章  
报应 / 287

第三十九章  
温情 / 297

第四十章  
强占 / 302

第四十一章  
秘密终揭 / 309

第四十二章  
回府 / 316

第四十三章  
托付 / 330

第四十四章  
立世子 / 340

第四十五章  
出府 / 347

第四十六章  
阴谋 / 361

第四十七章  
平定 / 368

第四十八章  
选妃大典 / 372



第四十九章  
嫉妒 / 385

第五十章  
隔膜 / 392

第五十一章  
身孕 / 406

第五十二章  
玉妃 / 413

第五十三章  
消爵 / 420

第五十四章  
谋害 / 433

第五十五章  
水落石出 / 440

第五十六章  
劫数 / 450

第五十七章  
离开 / 463

第五十八章  
逃离 / 470

第五十九章  
旧事重提 / 483

第六十章  
寻来之人 / 496

第六十一章  
追悔 / 509

第六十二章  
命定 / 526

第六十三章  
大结局 / 533

## 第一章

### 退婚

瑛城向来不乏貌美之人。一国主城，各翘楚会聚之地，俊男美人自是平常。

饶是凤倾月见惯了国色天香、风华绝代之姿，对着眼前之人也不由一叹：好个京中第一美、倾国俏佳人！

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淡眉如秋水，玉肌伴清风。杏眼盈盈，欲语还休。唇不点而红，眉不描而黛。她柳含烟，当得起“貌若天仙，如诗如画”这话。

若论美貌，输给这般女子，自己也不算冤枉。

“求公主救将军一命！”柳含烟磕了一个响头，便流出两行清泪。

美人就是美人，即便哭态也极美，惹得人怜惜万分。只是怜惜了你，谁又会怜惜我呢？

“你起身回去吧，这国家大事，本公主做不得主。”凤倾月知道，这个主她做得。

那又如何？她不哭不闹，却也该是恨的。就让洛风自安天命吧。

“皇上最疼爱的便是公主了，只要公主开口，定能求得皇上开恩！”

呵，有着漂亮的脸蛋，却顶了颗无用的脑袋。见柳含烟一面，不过是想知道，自己输给了个什么样的人。

救洛风，凭什么？难道凭他这个人，让她这个永宁公主不得安宁？



凤倾月摔下手中茶盏，大喝一声：“放肆！他洛风是什么人，本公主以何颜面去求！玲珑，送客！”

不再理会满面惊诧的柳含烟，凤倾月拂袖而去。

她的心口，其实是疼的。

洛风……

念起这个人，凤倾月还是不能无动于衷。

她也不知，自己是心中不甘在作祟，还是念着两人往昔的总角之情。若是后者，那便太可笑了。

想他洛风退婚之时的义正词严，不曾有过半分顾忌，自己又何必顾念他？

还记得他拿着免死金牌在金銮殿的一身傲气。临近大婚的日子，他才抗旨退婚，当真是个好样的。

听到宫女急报，她一路慌乱急行，没有了丝毫金枝玉叶的模样。

她呆愣地躲在帘后，第一次见到了暴怒中的父皇。不理众臣求情，父皇要斩了他。

洛风拿着洛家先祖所留免死金牌，身形笔直地跪在金銮殿正中。一句“望皇上成全”，狠狠地落了皇家的脸面，亦断了他们之间的情谊。

那时，在她眼中，有的是他的不可一世、无法无天，是不可置信，是失望，是满眶委屈的眼泪。

偏偏，没有恨。

“好！好！好！”父皇一连说了三个“好”字，气得面红耳赤。

“死罪可逃，活罪难免，拖下去重打一百大板！”

“且慢！”凤倾月擦干净眼泪，捏紧拳头走上前去。

她已忘了当时自己是何心态，可能是想讨回最后一丝脸面吧。堂堂一国公主，哪能被人如此遗弃？

她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蓬头垢面，令那些个大臣作何感想，是同情？怜悯？还是好笑？

“儿臣听说父皇在朝堂上雷霆震怒，唯恐父皇心疾发作，便匆忙带了救心丹来，却没想到路上跌了一跤，失了仪态，先给父皇告罪了。”

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何那般镇定，匆忙间却选了个极好的借口。再递上日常都带在身上的丹药，倒很顺当。

皇上接过大太监呈上的小锦囊，张张嘴，却想不到要说些什么。凤倾月便又接着说：“朝堂之事，儿臣本不应干涉，只是等待父皇下朝之际，得知洛小将军退婚一事，事关儿臣，儿臣才唐突上了殿。再向父皇和众大臣告罪了。”

见此，众大臣心中不由直想：公主德行举止皆是极好的，虽尽得皇上宠爱，却从未有过骄纵流言，一直是谦和有礼的举态。这洛小将军真是不知好歹，弃了这大好姻缘。

“怨倾月斗胆，对于这桩婚事，若不是父皇已订下婚盟，倾月也是不愿将就的。没想到洛小将军倒是个实诚人，不想落了盲婚哑嫁的俗套，先于倾月请书。既如此，倾月在此恳求父皇收回成命，免了赐婚。至于那免死金牌，父皇便留下，免了洛小将军触怒圣颜之罪吧。”

凤倾月和洛风自幼相识，自算不上盲婚哑嫁。在场大臣虽心中有数，却也不会傻得去言明的。只在心里道一番公主高明，一瞬就转了形势，不仅不失体面，还将洛家无惧皇权的东西给留了下来。

凤倾月跪在金銮殿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父皇。好像只有这般，她才能记得自己是公主，是天家的尊严。不能哭，不能输！

“既是吾儿不喜，朕自然不会为难了吾儿。这门婚事，就此作罢。众卿家可还有事上奏？”

众大臣自不敢此时再触皇上霉头，皆闭口不言。

“退朝！”得到皇上示意，一旁的大太监高呼出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臣行了礼，依次退去。

大太监路高疾步而下，接过洛风手中的免死金牌。

洛风看着眼前凤倾月萧瑟的身影，一时间有些踌躇，想要说点什么。

路高见惯了人情世故，自是看出了洛风的心思，出声道：“多说无益，洛小将军还是速速离去吧。”

洛风愣了一下，只得讪讪地转身走了。

众人离去后，路高示意两旁的宫女关了殿门，随宫女退走。

见人去殿空，凤倾月跌坐在地，泪终是落了下来。

皇上见此，匆忙行至凤倾月跟前，轻抚她的头，痛心道：“父皇定会为月儿寻一门更好的亲事，莫再多想了。”

听到此话，她越发止不住泪。

一生的眼泪，大概流尽于此了吧？

拉回思绪，凤倾月把玩着手中金牌，默默出神。也不知当年是何心态，她向父皇求了这块免死金牌。思及嫌其多余烦忧，弃之却可惜。

当年皇婚毁之，流言四起。知内情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知内情的众说纷纭。道是公主眼界高，弃了洛风这大好儿郎。不过贵为皇上最宠爱的一位公主，挑剔也是自然。

也有异议者：万一洛小将军先行退婚呢？此声一出，便得一片嘘声。那可是公主，容得你说不要就不要？违抗圣意，那可是死罪。倒是没人记得先帝赐予洛家先祖的免死金牌了。

若是洛家先祖泉下有知，自己戎马一生换来的子孙安稳符，被“妙用”退了皇亲，怕是得气活过来。

不过数月后，百姓又道洛小将军是个福气好的。公主看不上不打紧，竟好运求娶了京中第一美人柳含烟。有妻如此，夫复何求？一个个将之前对洛风的可惜忘了个干净。

京中男子，除了皇家，最为贵气的自属宰相家的大公子秦谦和跟洛大将军上过两次战场便一步高升的洛小将军了。

皇上刻意晋封，将洛风扮作如意郎，却为柳含烟作了嫁衣裳。

话说洛风于朝堂退婚后，皇上有些左右为难——京中无异姓王侯，秦谦又早已娶亲，自不能让他休妻再娶。除了远嫁，再无可配良缘。

堂堂一国之君，难道要弄得个骨肉分离的下场？岂不好笑！

思及此，他又恼上了洛风。

可没等将军府张灯结彩，就传出噩耗，洛大将军殁了。一时间，又有了说头，只道洛小将军命势不好，眼看着美娇娘要进门了，却堪堪犯上了白事。

流言更甚者，说洛大将军是气死的。吊着最后一口气，都是因为红颜祸水。一群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者，竭尽其能说着诋毁之言。

凤倾月这才对柳含烟这个人有了好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员之女，生得怎般天姿国色，惹得这些人又羨又妒，惹得洛风不念一丝情谊，弃她另娶？

洛大将军早年戎马，一身旧疾，已卧床多时。去的太医都诊的是病入膏肓，无药可医。续命之药吊着，多活一天便是幸事。因此被气死的民间传言，自然一天天地淡了去。

洛风的守孝之期渐满，凤倾月的婚事却还未定下。皇上思及应了凤倾月那句姻缘天定，便恼自己一时口快。

将军府终于一派喜庆了，下聘过彩，不日便要迎娶新嫁娘。蹉跎三年，总算守得云开了。

洛风成亲当日，十里红妆，鞭炮齐鸣。百姓翘首以盼，想一睹新娘美好。

凤倾月端坐在公主府，郡主凤紫衣作陪，听着屋外震耳欲聋的喧响，一时五味杂陈。

“你就没一点脾气？”看着眼前的人还淡定品茶，凤紫衣就着急了。

“我是又怨，又恼，又怒，又恨！可又能怎样？”洛风为了这女子，命都可以不要，她又能怎样？

“呵，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怎么的也不能成全了他们。”

凤倾月看着凤紫衣一脸的认真，淡淡一笑。她向来如此，爱憎分明，得不到的，即使毁了也断不能让他人占了便宜。

“罢了，以权欺人，何苦为之？”既不是非卿不可，强求有何意思？

洛风娶了京城第一美人，而看不上洛风的公主还未出嫁。悠悠众口，自然堵不住背后说道。

莫不是公主准备青灯古佛，长伴终老？

不及众人过多猜想，又是闹出了新的话头。

西夜来犯，洛风临危受命，率领大军出征。

西夜与凤央两国已征战多时，谁也没奈何得了谁。百姓照旧过着安心

日子，闲时小聚，笑议一番洛将军真是没福气的，好不容易迎娶了美娇娘，却又摊上这等大事。

等洛风兵败的消息传来，只令得人心惶惶，再没心思私下说议了。

晋州失守，若是西夜兵临京师，这天下岂不易主？皇上还是皇上，这等违逆之事自不敢议。只求自己别成为刀下亡魂便好。求的佛多自有佛庇佑，一时间各寺庙香火鼎盛，来往络绎不绝。

数日之后，形势突转。西夜一番大好势头，却率先提出和亲。眼看国之将亡，出现生机，自没有不应之理。偏偏西夜指定了三公主，谁也换不得。惹得皇上连连大怒，直至永宁公主进宫之后，才平息了怒火。

洛风刚率领残军回到皇城，便被皇上一道圣旨，打入天牢。

跟了两位大将军的副将竟是敌国奸细，任谁也无法想象。一时不慎，落入敌国圈套，实则情有可原。

可这“新仇旧恨”加起来，皇上只恨不得将洛风凌迟处死，自然不管许多。

圣意难违，众臣只叹洛风命中有此一劫。不管不顾拿了金牌换美人，现下遭罪也是活该。

皇上独坐凤仪殿内，看着皇后所书字画，不由痛心。皇后向来温婉，对他从无所求。难产而逝，一生所求便是皇儿安康。凤倾月刚出生，他便赐了封号——永宁，许她一世安宁。

不承想因心中内疚，答应让皇儿自选称心夫婿，耽搁了其之一生。

“父皇，既是儿臣所求，这定是天赐良缘。父皇莫再介怀，儿臣甘愿。”皇儿言犹在耳，可和亲来的姻缘，哪有好的？

皇后，朕是不是错了？

凤倾月用过晚膳，使命人呈上棋盘，自相对弈。

待夜深人静，看了看天色，就道：“玲珑，本宫现要出府行事，你妥善准备着。”

玲珑虽不明白公主此时出府作甚，不过主子的事，轮不到做奴婢的探究，只是依命退下完成分内之事。

“回禀公主，可以出行了。”玲珑为凤倾月披上披风，退至身后。

凤倾月看着玲珑——到底跟了她十多年，甚得她意。谨言慎行，安分守己，不该过问的，从不妄言。

只是，这背井离乡之行，己所不欲，又何苦为难他人？

上了马车，听到凤倾月命人驱车前往天牢，玲珑只在心里暗暗吃惊。

“玲珑，本宫也算是受你照顾多年，有何所求，本宫做得到，必定允了你。”马车一路颠簸，看着不同寻常的公主，玲珑一颗心也七上八下的，不得平静。

“奴婢惶恐，伺候公主是奴婢分内之事，并无所求。”看到玲珑诚惶诚恐的模样，凤倾月一阵好笑，想来她平日还是颇有威严的。

“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知我的脾性？我向来不无故开罪别人，现下同你说这话，自是真心实意的。你怕什么？”话中，凤倾月不再自称本宫，与之亲近了许多。

玲珑侍候她这么多年，尽心尽力，从无大错，也值得她为之尽两分心思。

玲珑人如其名，心思剔透，一听公主这话，前后一联系，便知公主不打算让她做了陪嫁。她心下感激，忙道：“奴婢自小伴随公主左右，公主去哪儿，奴婢自然跟着公主去。”

“你这又是何苦？我既然说了这话，自然不会怪罪于你。”

“是奴婢僭越了。奴婢没有亲人，自小伴随公主，只当公主是奴婢的亲人。与其心念公主，还不如随了公主去。人情冷暖，好歹有个依靠。”

好个人情冷暖，相偎相依。凤倾月一时百感交集，没想到最念情的，竟是这个丫头。

“既如此，便留在我身边吧。”

“奴婢谢公主成全！”凤倾月见玲珑高兴，只扯出一抹苦笑，不再说什么。前途迷茫，好坏未知，只望玲珑无悔踏上这不归之路。

凤倾月短暂出了会儿神，马车便已到达目的地。接过玲珑递来的面纱戴上，下了马车。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玲珑递上玉牌，守卫见是“永宁”名号，归还了玉牌，讨好道：“不知公主驾到，有何贵事？”

“怎么，本宫做事还要向你报备不成？你，开门，随我进去！”旁边一守卫被凤倾月所指，立即慌乱地打开了大门。

凤倾月跟着守卫进了天牢，牢中一派干净整洁，倒不觉糟糕。想来这刑部大牢只关押官员，才刻意清扫着。毕竟进来的，出不出得去谁也不准，善待着总是好的。

“如今牢中只关押着两名重犯，不知公主想见何人？”除了洛风，另一人自然是那个奸细副将。

“本宫岂会见一个通敌叛国之人？”强势的一句反问，吓得那守卫冷汗连连。

“公主这边请，这边请！”守卫一擦额头的冷汗，只在心中暗道：这公主真难伺候，早前退了洛风亲事，现下又深夜探访，到底是何心思？

“行了，出去吧。”临近最末的牢房，见洛风躺在石床之上，凤倾月便遣退了守卫。

听到声响，洛风立即起身，整了整衣衫。见来人解下面纱，不禁身形一愣，随口道：“多年未见，公主还是和以前一个模样。”

“哦？洛将军还记得本宫当年的模样？坐拥如花美眷，洛将军眼里还容得下他人？”

洛风从未见过凤倾月这般，来势汹汹，语不饶人，只得讪讪道：“公主说笑了。”

“洛将军为美人拼死退亲，本宫有幸睹之，不禁拍手叫绝。这怎么能是说笑呢，岂不污了洛将军一番英勇？”她向来不知自己有这般天赋，拐弯抹角，极尽嘲讽之能。

洛风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半天才憋出几个字：“公主以前不是这样的。”

“若还念着以前，你千不该万不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在婚期将近的时候退婚。偏生在不恰当的时候，令我难堪。我与你自小的情谊，无关风花雪月，就说知己友谊，就比不得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些话愤恨出口，她才猛然醒悟，原来她长久的心病，并不是出于对洛风的爱，只是求而不得，欲罢不能。如今不惧流言来看洛风，只为了将自己的心看个明白。

只怪她当初看不破，蹉跎了年华，还得赔上一生幸福。

“这东西还与你，终归是你欠了我，从此遥遥无见期，你可会负疚？”

凤倾月扔下金牌，转身离去。对他，已无留恋。

心中好似落下一块大石，一阵畅快。或许留下金牌，便是为了此时故作姿态施舍与他，扬眉吐气一番。心心念着的，竟是一报还一报。是我的不稀罕，是你的配不上！

洛风拾起金牌，紧攥在手，看向渐行渐远的决绝背影，满目通红。

“今夜之事，本宫不想街知巷闻，都管好自己的嘴，可别胡乱开口误了终身！回府！”

“恭送公主！”一行人生怕一个不小心开罪了公主，等凤倾月一走，皆落下了心中大石。

至于凤倾月为何深夜来此，倒无人有心探究。

“玲珑，后日该是离京的日子了吧？”来使已在京逗留多日，几番催促，终是让父皇定下了吉日。

此番离去，便再难相见了。

“是。”

“不知西夜国是否也有这般好的月色？”凤倾月看着窗外，喃喃出声。

而后，又叹了一口气：“是我糊涂了，世上就这么一个月亮，哪儿还不是一样的呢？”

见公主此番模样，玲珑心头泛过一丝酸楚，不由劝道：“夜深露重，公主不如早些歇息吧？”

“今几个不用伺候，你退了吧。”

“是。”

本以为，这一生与洛风便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结果了，不承想今日刚拒绝完柳含烟，就有了见上一面的念头，反复得自己都为之不解。



也罢，权当成人之美吧。总归是要离去之人，何苦无故负一身血债？

凤倾月和众使者出发之日，皇恩浩荡，赦免了洛将军的死罪。

听说将军府的大夫人进宫苦求一日，皇上念及洛家劳苦功高，才有的恩准。

现下洛风倒显得聪明，没有直接亮出金牌。而是从大夫人入手，一番迂回。若当年他也懂得私下退婚，她或许还能道贺一声。儿时之谊，如今已不在了。

“公主，此时日头高照，酷热难耐，不如在下个城镇休整一番？”

凤倾月拉开车帘，见眼前之人一脸苍白，只道：“秦大人拿主意便是。”

本来送亲之人该是武将，不过洛风被押天牢，送亲之人身份又不宜过低，便指了秦丞相的大公子——二品侍郎秦谦领队。却苦了秦谦，一个柔弱书生，盛夏之日，还得不辞劳苦跋山涉水。

“下官已派人准备了吃食，片刻便呈上。”好不容易到了客栈，秦谦又是忙上忙下的，一身汗湿透了外衫。

“辛苦秦大人了。”

“公主言重了，都是下官分内之事。平日里不曾强身健体，在公主面前闹笑话了。”

凤倾月莞尔一笑。她幼时在宴会上见过秦谦几次。他跟在秦丞相身后，一副老学究的做派。

还记得洛风捉弄于他，往他衣领处投放了一条小虫。结果被他指认了来，洛风却咬牙死活不认。

如今物是人非，倒是秦谦一成不变，处处严谨。

“本宫这儿有玲珑伺候就好，秦大人下去休息吧。”

“是，微臣告退。”

近日天气越发炎热，玲珑不停地打扇，却也只有阵阵热风袭来。凤倾月烦闷地看着一桌子的菜，失了胃口。

秦谦细心，让人将冰块放入了雅间香炉，总算透出丝缕凉意。

他又遣人送了冰镇梅子汤来，喝过一碗，凤倾月这才有了用膳的心思。